

“你急什么急!”

□司马小萌



写下这个题目,绝对扫过一大批急性子,我肯定要招骂了。

其实,我也是对自己说的。从小到大,因为“肝火旺”,说错话做错事,还真不少。无法挽回的例子,实在太多,我也不去想了,以免后悔、伤心。现在虽然大有改进,但偶尔还会“火山喷发”。俺儿子,一个满腹经纶、聪明透顶、相当正能量的家伙,继承我的缺点并不多;偏偏,把“肝火旺”收入基因。急脾气再加上“自我感觉良好”,他的决策似乎永远正确;一遇反驳,就起急。害得我和他太太,三天两头嘀嘀咕咕开小会,研究制约措施。

所幸,我这个人虽然性子急,但“找补”能力较

强,所以仇人不多;甚至还有几个“化敌为友”的成功案例。这些,我在茶余饭后吹嘘过。至于儿子,被他老妈和太太改造成“卓有成效”。过去,对我们发表的意见,这厮动不动“否定否定之否定”;现在,时不时宽容地“好吧,好吧!”当然,改造过程是艰苦的:每逢他怒目圆睁,双眼皮变成三层眼皮的时候,我必须火速制止,尽可能夸大,发脾气对家庭稳定的破坏性;而他太太,则手捂胸口做痛苦状:“你吓死我了!”看来,改造他,也包括改造我自己,都“任重道远”。

说完家里的说外面,严重性,可比家里的大多了。我发现,国人中,急性子占多数。在很多不需要赶场的时候,一群急性子会急冲冲地过马路,不管红灯绿灯,反正“法不责众”。上车、

购物、就餐,按部就班排队就好;而那些急性子,能加塞儿就加塞儿。不少司机,只要一上路,就像家里着了火;那个左超右超、不礼让行人啊。还有可怜的共享单车,被随地乱扔。假装很急,多走几步都不愿意,只为方便自己……至于有话不好好说,甚至一语不合就动手,很可能进局子里去。想想危害吧。所以,大凡遇到脾气温和、斯斯文文、遵纪守法的家伙,我都会“惊为天人”地崇拜。

性子急,只是表象。肝火太旺,也可以吃点小药治治。修养不到位,才是关键。我们太容易原谅自己了,一句“性格使然”就完事。其实大多时候,是因为我们没有规范自己的言行,没有设身处地,没有换位思考;一个自私自利的“我”,主宰了自己。突然想起过马路时的宣传语:“宁停三分 不抢一

秒”,我觉得挺适合决策时的指导思想。咱们不如先深深吸一口气,想想后果,再说再做也不迟。当然,救灾除外。

我正在努力修行中。那天姐妹几个聚餐,我请客。大妹要了一个“肉丝拉皮”。没料到上的不是热菜是凉菜。大冬天的,大妹有点急,高声叫服务员。我赶忙制止:“没关系,凉的热的都行!”说罢,颇为得意地自夸:“我不急。心态好吧?”二妹笑侃:“那证明,你老了!”哈,是吗?我嬉皮笑脸地纠正:“心态好,源于生活的积淀!”

那天在朋友圈,看到一个哥们儿,就自然界现象,说了一句比较科学的话。他说:“万物自有节奏,切勿与人比快慢。”

还有,管住一颗狂躁的心。我说的。



秋天的香甜

□王 宇

处暑已过,丝丝凉风揭去了汗液的粘湿,天就高远而澄澈,云就纯粹而缥缈。一片两片的黄叶静静地躺在树下,宣告秋天的到来。

于是,那些遥远的秋的记忆纷至沓来,就温暖了荒芜的心灵,滋润了干涸的行程,香甜了寂寥的时空。

隐约记得老院的邻居是欧姓的老奶奶,她独居一处老宅,门前是平坦的硬泥院场,没有院墙,也没篱笆。

在院边有一株茂盛的大枣树,树干沧桑嶙峋,枝丫直指苍穹,树根拱裂了地皮,犹如隐于地下的虬龙。春天叶子油绿,枣花嫩黄,蜂飞蝶舞。夏季一树阴凉,树下是边乘凉边纳鞋底的婶子大娘,少不了绕着枣树疯跑的孩子。

秋风起时,在碧绿油亮的叶间,闪烁着繁星点点的翠枣,先是通透如玉,渐渐染上阳光的金红,直至通体红润透亮,宛如玛瑙。

微风吹来,



满枝头的枣儿摇曳,就拴住了孩子们的眼。那时代物资匮乏,谁的布兜里有枚青枣,孩子们都眼巴巴地望着。

欧奶奶慈祥温和,但对她的枣树却宝贝得很,那一帮小捣蛋们谁也别想打她枣子的主意,她每天拄着油亮的拐杖,迈着粽子似的小脚,守护着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枣树,谁也不能在没成熟前去偷摘。

她和我家只隔一条路,我们时常帮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,水缸的水,常常是妈妈派我和弟弟晃晃悠悠地抬到她院子里,然后合力倒在她的水缸里。奶奶在我们呼哧呼哧喘气间歇,变戏法似的往我们的小布兜里塞几枚半红半青的枣子。

于是我们雀跃着出了她的屋,那种喜悦随着枣子在齿间的脆响,浸满小小身体,成为留在记忆里最清晰的美好。

秋风秋雨横扫而过,奶奶唉声叹气,我们却暗自欣喜,只为那被风雨摧残在泥水里的枣子。

秋雨微寒,一夜风雨。我穿上妈妈预备的小夹袄,雀跃着出门,直扑那棵大枣树下。

松软的土地上,一滩一滩的小水洼,碧绿的叶子,半红半青的枣子点缀其间。我尽情地捡进小筐里,这些落枣,是尽数归我的。

我欢呼着捡拾,欧奶奶站在一边,用拐杖指点着:“妮啊,这边砖缝里还有一颗呢!”她蓝布的头巾下,温暖的笑意填进沟

壑纵深的皱纹,深蓝大襟布褂在风里卷起一角……

那年,邻居家小不点来分割我的专利,我不高兴地噘嘴,用脚踢他,企图把他赶出我的地盘。欧奶奶弯下腰,拾起一颗颗青枣,装满他的小围兜,打发他高高兴兴走了,然后摸着我的黄发小辫子,笑意盈盈地说:“小妮,咱心里要宽,枣子还有呢!”我就仰望那满树的枣,任落下的水珠洒了衣衫。

进了八月,中秋的月亮渐渐丰满起来,在几个出没间就长成一个容颜姣好的美少女。

欧奶奶家的枣树笑弯了腰,那些青玉不知什么时候被染成了玛瑙、琉璃、红水晶。还有半青半红,抑或只晕染了腮红的,整个枣树是精灵们的乐园,它们笑着闹着,在我看来犹如万寿山五庄观里的人参果树,它每天都痴迷了我的眼,勾起我的馋虫。

终于,有一天早晨,艳红的朝霞层染了碧透的蓝天,秋风裹挟了点点凉意和清甜。

欧奶奶要打枣啦!她家的孙子攀着粗糙龟裂的树身爬上枣树,骑在树杈上,长长的竹竿敲在沉甸甸的枝头,带起一片哨声,旋起一股彩虹,那些枣子就下雨似的落下来了。

“噼里啪啦”的枣子雨激起一地的五彩斑斓,夹杂着碧绿的枣叶,宛如满地的红宝石。孩子们抱着头,从枣雨里跑过去,跑过来,尖叫着,大笑着,被一颗枣砸在头上,疼哭了,挂着泪珠照旧去拾枣。

这是盼望已久的节日,这天可以放开吃枣子了,那小小心田里满是欢喜。

街坊邻居都来帮欧奶奶拾枣,带着露珠的枣子清脆香甜。



欧奶奶咧开仅有几颗牙齿的嘴,笑得开心而满足:“你们吃啊,甜着呢!”

天蓝得仿佛一汪湖水,云洁白柔软。

一竹篮、一簸箕的红枣排队似的列在欧奶奶的门前,明天就暴晒在了席子上,上了周围娃娃们的餐桌。

等清晨还眯瞪着眼,一缕甜香就把你勾到地锅边,掀开锅盖,是冒着热气的粘枣窝窝。一瓣瓣枣肉镶嵌在玉米面里,使它金黄中渗透了果肉的通透,蒸腾的热气里是枣子独有的清甜,闭着眼睛深呼吸,那种甜香俘获每个细胞。

迫不及待地咬一口枣窝窝,软糯、甘甜、芬芳裹挟了舌尖,熨烫了所有的味蕾,在幼年的我们心中,这是最纯粹的美味。

妈妈把一部分煮了,等水分慢慢蒸干,青的红的枣子因裹了糖汁变得饱满而光亮,晶莹而剔透,入口的糯甜让人恨不得连同舌头一起吞下肚去。

欧奶奶九十多岁仙逝,她的老屋就再也住过人,慢慢地老屋颓废了顶,坍塌了墙。那颗老枣树,也不知哪年没了踪影。

几天前回娘家,欧奶奶的老屋只剩一面墙,满目是初秋亮眼的阳光,没有老枣树的阴凉,没有它满树青青红红的硕果。

我站在那里,内心仿佛缺失了一角。

初秋的天,汪着一片碧蓝,干净纯粹,一朵一朵的云洁白而柔软。

迎着微凉的风,好像看到那棵缀满果实的大枣树,那个树下裹着小脚穿着蓝布大襟衫的老人,那个在漫天飞下的枣子雨里笑着叫着的小丫头,还有那丝犹在唇齿间枣子的甘甜……

征稿启事

生活中需要快乐,更需要发现快乐的“眼睛”。在生活中,哪些事曾给你带来快乐?即日起,我们面向广大读者征稿,邀您讲述生活中的真实故事。

来稿要求:讲述日常生活中平凡而生动的故事,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行文要轻松活泼,突出真实性和趣味性。作品体裁应为散文、随笔,字数一般不超过1500字。

投稿邮箱:mdwb09@sina.com,请注明“乐生活”。

本报编辑部